
新常态下云南经济增长动力研究

曾 晶¹，许传坤²，虎娇玫¹¹

（ 1 .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 昆明理工大学 科技产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云南 昆明 650093 ）

【摘 要】 经济新常态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状态，新常态背景下云南经济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在复杂的新形势下，云南经济发展表现出增长压力较大、产业结构矛盾凸显等问题，基于对云南新时期经济发展的特征及增长动力的分析，提出云南经济发展要从实施经济弯道超车战略、经济结构调整、产业体系构建、制度环境建设几个方面来努力，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关键词】 经济新常态；经济发展特征；增长动力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2017）7-0084-05

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状态的简练概括，新常态下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受资源、环境、要素成本上升约束，过去靠铺摊子、抓投资促发展的老路难以为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低收入人群购买能力不足，同时产品又不适应高收入人群需求，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僵化使交易成本过大，经济活力不足，需要积极转变政府职能。

在新常态下，云南未来发展蕴含巨大潜力：战略地位明显上升，对内对外开放前景光明，各方面激荡和冲击将带来意想不到的新机会。优良的生态环境适应较高收入人群需求，与地缘优势结合，旅游、大健康、贸易及其他服务业有望爆发式增长。面对以互联网、新能源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云南过去发展滞后固然带来基础不牢困难，但也具有起跑线相近、包袱不重的优势。全球和全国资本过剩，运用得当将大大加快云南发展；同时也面临一系列新挑战：传统比较优势递减和新竞争优势尚未形成，对传统发展路径依赖较重，新的发展路径尚待确立。长期形成的以基础设施等“硬”投资和传统资源型主导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产业投资乏力，人力资源、研发创新、文化建设等“软”投资不足。应对转型阵痛基础较弱，财政压力大，人民收入不高，政府治理能力亟待加强。市场化程度不高，经济和社会活力不足，创新能力弱，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不够。

一、新常态下云南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¹**作者简介：**曾晶（1979-），女，云南昆明人，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规划部业务经理助理，主要从事宏观经济、企业战略与投资研究；

许传坤（1977-），男，云南昆明人，昆明理工大学科技产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博士，主要从事宏观经济、企业资源经济与战略管理研究；

虎娇玫（1988-），女，云南昆明人，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规划部业务主管，主要从事企业治理与战略发展研究。

（一）经济结构调整困难重重

1. 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投资拉动力不足

云南经济增长依赖“硬”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型艰难，同时内需与外需不协调致使发展难以形成持续而强劲的动力。总体表现为消费结构不合理，产业投资不足导致市场需求净流出。经济运行内在规律显示，近年来支撑云南经济增长的供需条件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宏观投资效率不断下降和低成本要素组合优势逐渐弱化是导致云南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行的重要内生因素。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云南投资率（资本形成总额占支出法 GDP 比重）从 1978 年的 39.0% 攀升至 2013 年的 84.9% 和 2015 年的 92.6%，与投资率不断攀升相伴随的则是宏观投资效率的不断下降。以增量资本产出比率（ICOR）来衡量宏观投资效率，云南 ICOR 指标从 1979 年的 2.12 下降至 2013 年的 0.99，而同期我国的 ICOR 指标从 1979 年的 4.82 下降至 2013 年的 2.32；从固定资产投资边际产出效率看，2006 年云南新增 1 元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 GDP 产出为 0.38 元，2015 年这一指标数值则下降为 0.067 元，推动云南经济增长的投资成本越来越高。将 2006–2015 年云南生产总值指数与全国、重庆、贵州进行比较，2008–2013 年云南 GDP 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明显低于贵州、重庆；2014、2015 年，在 GDP 增速普遍放缓的情况下，云南增幅下降幅度较贵州、重庆显著，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能力明显弱于贵州、重庆（见表 1）。

表 1 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变化情况

GDP 指数 - 100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全国	13.3	14.7	10.1	8.5	10.3	9	8.6	7.1	8.3	6.3
重庆	12.2	15.9	14.5	14.9	17.1	16.4	13.6	12.3	10.9	11
贵州	11.5	14.8	11.3	11.4	12.8	15	13.6	12.5	10.8	10.7
云南	11.9	12.2	10.6	12.1	12.3	13.7	13	12.1	8.1	8.7

2. 粗放型经济特征突出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仍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以资源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重化工产业市场竞争力不强，较多产品处于产业链前端，受国际市场需求影响较大，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传统资源型产业，如烟草、化学加工业、矿产资源及电力行业等占主导地位，资产总额占全省工业企业 90% 以上，高出全国近 40 个百分点。未来发展方式转变面临寻找“稳增长”与“调结构”平衡点的难题，既要加法，维持一定经济增速，又要不断调减工业发展中过剩、落后产能，持续做减法，无疑将是一大挑战。

3. 收入分配差距较明显

云南总体收入水平偏低，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较大，全省城乡收入处于全国中下水平。2015 年云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26373 元、8242 元，较全国 31195 元、11422 元的水平有一定差距。各行业间也表现出较大差异，烟草、电力、金融等行业收入远比其他行业高。此外，云南贫困人口众多，2015 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高达 471 万人，贫困人群增收难度较大。顺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消费增长任重道远。

（二）市场化程度发育不足

1. 市场在经济资源配置中比重偏低

云南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作用始终低于全国水平，并且呈现出差距扩大的趋势。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发挥有限，缓慢的市场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云南经济发展驱动力的形成。

2．国有经济不优不强

云南拥有红塔集团、云南白药、云天化等国际国内知名企业，但企业普遍缺乏持续发展核心竞争力，存在风险控制能力弱，资产固化严重，经营效率低，盈利能力不强，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建设不健全等问题；行业分布上，资源型企业和产能过剩企业比重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不完善；国企改革步伐缓慢，国有经济总体布局需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多元化、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尚待形成。

3．非公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2015 年，云南非公企业数达 225 万户，企业注册资金 10277.3 亿元，分别为 2005 年的 2.21 倍和 5.93 倍，非公经济占全省经济总量从 2005 年的 35.0% 上升到 2015 年的 46.6%，但与全国平均水平仍相差 14 个百分点。非公经济总量小，市场发育程度低，企业普遍小散弱，与国有经济发展极不协调。

（三）现代产业体系不健全

1．现代产业发展滞后

产业不大不强，产业结构亟待转型升级，未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进度缓慢，新兴产业发展滞后，行业集中度不高，未形成规模化发展。服务业发展缓慢，2006 年—2015 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1.2%，低于 GDP 增速 0.7 个百分点。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农业经济占比重，生产方式较落后，产业化和现代化程度低，销售和深加工能力弱。

2．缺乏产业间的耦合协同

三次产业间耦合协同度不高，特别是现代生产服务体系不健全，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及工业中服务比例较低，支柱性产业和龙头企业辐射带动力需要提升，产业集群发展滞后，配套能力差，产业间融合创新能力不足，缺乏跨要素融合、跨行业融合，以及跨平台融合，难以形成成熟产业链。

3．产业发展创新能力不足

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各自创新目的分化，跨领域多主体的协同创新体系和有效机制未形成。企业经营管理理念落后，科研投入少，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核心技术及核心竞争力缺失，产品或服务不符合市场需求，整体竞争力不强。全省规模以上的医药、电信、IT、高尖端设备等技术型企业数量少，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仅为 3.7% 和 3.0%，产业持续发展动力不足。

二、新常态下云南经济增长动力因素分析

（一）利用地缘优势转化形成外部动力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战略等，将对亚洲乃至国际产业分工重构和价值链再造产生深远影响。云南是“一带

一路”支点、沟通南亚东南亚国家的通道枢纽，随着国家开放合作战略实施，云南正从对外开放的边缘后方转变为前沿要地。习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指出，云南“优势在区位，出路在开放”，充分利用政策、资源和要素，夯实对外开放合作基础，与南亚东南亚各国形成紧密的价值链和产业链分工互补互惠关系，是云南快速实现自身产业升级和向价值链高端演进的强大外部动力。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成经济增长新动力

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找到维护稳定、保持增长与去产能的平衡点。符合市场需求，切实解决过剩产能化解，僵尸企业退出淘汰，优化市场环境等问题。从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进行统筹部署，增强企业活力及创新能力，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发扬“工匠精神”，加强品牌建设，培育更多“百年老店”，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竞争力强、市场信誉好的产业集群区域品牌。

（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构成要素投入主动力

1991 年以来，云南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贡献率达 77.4%，其中资本投入贡献率高达 60.4%，有效的物质资本投入一定时期内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当前全球经济循环不畅和欧美陷入金融危机、政治和安全局势动荡，国内资金过多、金融创新使金融工具和主体大量增加，资本基于避险和寻求利润，急于寻找好的投向，安全和前景成为决定资本走向的关键因素。据此云南对资本有较大吸引力，解决好战略（前景）清晰及落实等方面的问题，可以吸引资本进入，有力促进全省经济发展。同时，随着教育投入持续增加，劳动力素质不断提升，人力资本效应也在不断凸显，对经济增长贡献逐步增强，1991-2015 年，人力资本贡献率增加到 11.7%，拉动云南经济增长 1.2 个百分点。切实加大对人力资本投入，坚定不移依靠云南人民发展云南，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有较大空间可以挖潜。

（四）资本形成和最终消费构成需求拉动力

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总调出对云南省经济拉动结构由 2007 年的 40.2%、22.6%、37.3% 转变为 2010 年的 40.5%、31.8%、27.7%，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成为动力重要来源。顺应消费者需求结构和需求水平变化，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加快从做得快、做得多向做得优、做得好转变，持续形成有效资本，不断提高供给水平，提供优质产品与服务，将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五）加快资源优势转化形成竞争动力

云南资源丰富多样，拥有世界著名的烟草产业基地，全国重要的有色金属基地、清洁能源基地，同时也是享誉全国的旅游目的地。要实现云南经济弯道超车，应充分顺应并利用互联网经济及“互联网+”机遇，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尽快建立“互联互通，有效协同”的体制，以应用和产业化为重点，尽快建立支持信息化的商业模式（体系）。以信息化手段促进云南资源享赋、潜力和开发利用水平提升转化，形成独特竞争优势。

三、新常态下云南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明晰经济弯道超车战略及实施路径

随着全省“十三五”规划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蓝图逐步清晰，弯道超车总体思路基本形成，但如何落实还须进一步深化。结合国际形势发展新趋势，国内经济发展新常态，按照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的方向，需要深化对省情的评估和认识，明确弯道超车可行的路径和重点。在贯彻落实国家战略等大政方针的同时，系统制定促进弯道超车计划，争取国家各类资源倾斜支持，积极谋划并实施重大工程项目，试行“特区”政策。针对弯道超车重点领域特点，在国资投资监管和

激励机制建设等方面出台针对性举措，推动全省大型国企加快进入弯道超车领域，在做优做强做大国企的同时，发挥其推动经济增长的骨干作用。在实体经济户，着力培育技术积累型企业、产品主义导向型企业、顺应消费升级潮流型企业、善于在传统产业和互联网融合中找到机会的企业和有国际开拓能力的企业。加快金融产业发展，建设具有云南特色的地方金融控股集团，促进实体与金融的连通与融合。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等方面创造条件，解决中小微企业市场准入等问题，继续激发中小微企业活力，使中小微企业更好参与并助力全省经济持续增长。

（二）加快推进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

1．创新助推转型升级

加快建立跨领域多主体协同创新体系机制，最大限度激发各方创新潜力，通过技术、管理、品牌、组织、商业模式等创新为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提供动力。支持和推进科研机构、科技孵化器、科技中介机构等创新平台建设。增加科技创新投入，加大鼓励科技创新科研资金配比，支持具备社会经济价值的创新研究项目，完善成果转化激励和收益合理分配体制机制。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打造自身优势和不可替代性。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挥主观能动性，鼓励更多人参与创新行列。

2．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以人口城镇化为重点，不断优化城镇布局，建立与经济发展总体布局相适应的城镇生态系统。积极推进产城融合，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促进城市高效发展，有序推进城市综合体建设。突出高原、山水、沿边、民族等特色，建设高原山地宜居城市，走一条具有云南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和社会结构调整，促进云南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3．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结构调整

逐步出清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对低效业务资产清理退出，推进同类企业并购重组，引导低效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强国际产能合作以推动优质产能向境外转移。以管资本为主，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进一步实现政企分开、增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重点支持新兴产业和具有创新性的中小企业发展，加快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发展速度，形成新的市场核心竞争力。结合云南扶贫攻坚工程，创新模式，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加大教育卫生补短板力度，不断提高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为经济发展夯实基础。

（三）构建具有云南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1．加速培育新兴产业

紧紧抓住国家新兴产业战略规划布局重点，合理利用相关政策，集中各种资源要素，着力从以下几方面培育符合云南特色的产业新生力量。深度发展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助推产业整合，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产业集中度，建立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体系，注重与医疗、生态旅游等优势资源有机结合，开发多元化的健康产品和服务，构建集健康、养老、养生、医疗、康体为一体的大健康产业体系。加强发展信息产业，以推进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北斗卫星导航等重大技术项目，建设国际通信光缆及相关通信设施、电子信息制造和出口基地等方式，将云南打造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国际通信枢纽和区域信息汇集中心。推进能源革命，提升以水电为主的能源消费水平。积极发展绿色能源技术，大力推动太阳能利用和分布式光伏产业发展，开发适用于低纬高原山区的新能源并网技术。完善电力交易中心，促进电力市场化交易。大力发展新材料产业，重点开发铂族、锆、铟等稀贵金属为基材的新型电子信息材料、催化材料、半导体材料、培育发展无机非金属材料，开发高性能铝合金、大型钛板材等高强轻型合金材料，以及高效金属基复合材料等。加强节能环保产业开发力度，牢牢抓住云南被列为国家低碳试点省

的机遇，应用低碳技术，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装备及产品，重点推进机电系统节能、建筑节能、绿色照明等产品产业化。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着力发展烟草、食品、中药提取成套设备，以及面向南亚东南亚市场的农用机械、电工等机电产品。加快发展汽车制造业，扩大整车生产规模，鼓励发展节能和新能源汽车。

2．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通过产业融合、产业包容、产业传承等实现纵向延伸拓展、横向协作，打通技术链、供应链、产品链和产业链，推进云南产业集群式发展，打破传统产业固化僵局。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卫星信息技术等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企业联合重组，通过资产重组提升市场竞争力。具体着眼于：加强有色金属产业精深加工能力，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利用高新技术提高冶炼能力，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巩固发展铜，提升发展锌，优化发展锡。推动钢铁企业重组，提高钢铁企业集中程度，调整升级钢材产品结构，重点发展型钢、优钢、特钢以及复合板材等。推进烟草产业“固老育新”，强化集约化生产，专业化经营，提升品牌价值，出精品烟，发展烟草配套产业，打造形成优良产业链群。

3．助推产业融合协同发展

选择产业基础较为牢固、具备一定创新能力、市场前景广阔的产业领域，构建竞争优势强、体系完整的产业链。以生物医药和大健康、旅游文化、信息、现代物流、高原特色现代农业、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食品与消费品制造等为主导产业，积极引导新兴产业、主导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协同发展。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服务云南、国内及南亚东南亚主导产业的配套产业，注重区域内产业整合，建设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的配套产业中心。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引导工业企业实施两化融合评估，建立第三方开展两化融合评估机制。

4．构建完善产业支撑平台

科学规划建设产业支撑平台，依托平台配套相关扶持政策支撑，不断增强产业活力、影响力和创新力。构建产业聚集平台，打造国家级产业及特色园区，提升滇中新区、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勐腊（磨憨）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辐射带动作用，加快汽车及配套产业园、通用航空产业园、电子信息产业园、生物医药产业园等工程建设。构建产业开放平台，加大力度推进河口-老街、瑞丽-木姐、磨憨-磨丁3个跨境经济合作区，麻栗坡（天保）、耿马（孟定）、腾冲（猴桥）、孟连（勐阿）、沪水（片马）5个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加强省内大型国企、国家级开发区与边境经济合作区的交流合作，提高云南产品在南亚东南亚的品牌价值和知名度，增加产品市场占有率，提升沿边经济开放水平。构建产业金融支撑平台，鼓励发展金融服务业，支持开发创新型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加快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泛亚金融产业中心园区建设进程，规范发展各类金融机构，提升保险服务水平，改革创新“三农”金融服务模式，最终建成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

（四）着力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体制改革

1．深化跨越式发展新体制改革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战略性结构调整。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财税、金融和投资体制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国企改革，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培育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提升省域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水平。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简政放权，提升各级政府保持经济稳定、保证公平竞争、做好市场监管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增强财税在弥补市场和培育市场方面的作用。深化国企改革，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完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健全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国有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变。加快要素市场改革，建立健全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形成机制，以产权制度改革为路径，推动建立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建立适应大开放促大发展的对外开放体制，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

亚辐射中心建设构建畅通有效的开放合作机制，积极稳妥地开展境外投资。建立并完善外来投资促进政策体系和服务平台发展，促进外来投资。

2 . 营造利于改革发展的制度环境

建立容错机制，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大胆进行改革试点探索，加快破解制约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机制障碍。立足现实、着眼长远，勇于打破对原有改革不到位或错位所导致的制度路径依赖，将文化建设提升到更高层级，着力营造利于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市场竞争以及化解宏观风险等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制度环境。